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三一

樂志窻文錄四卷樂志窻詩詞錄七卷（詩錄六卷詞錄一卷）味經堂

詩錄二卷樂志窻筆記四卷 沈祥龍 撰

海目廬詩草六卷 馮栻宗 撰

烏石山房詩藁十六卷 龔易圖 撰

孟晉齋文集五卷孟晉齋外集一卷附周列士傳 顧壽楨 撰

澤雅堂詩集六卷澤雅堂詩二集十八卷 施補華 撰

澤雅堂文集十卷 施補華 撰

大潛山房詩鈔一卷 劉銘傳 撰

久芬室詩集六卷 鄭 襄 撰

更生詩草不分卷 田興恕 撰

一

一五九

二一七

三一九

三八三

五八三

六六一

六八五

七六九

樂志簪

光緒庚子冬
文墨齋寫刻

樂志翁十六歲有七歲小像
辛丑仲春
朱鶴繪



溝猶豎儒素云又采少
不力學老徒自悔但借
益酒先洗碑塊把春高
吟抗懷千載

光緒辛丑春朱鶴

樂志翁自題



樂志移文錄目錄自序

卷一 論辨說序跋書後二十一首

卷二 書示贈序記二十一首

卷三 碑墓表碣誌銘傳十六首

卷四 行狀行略書事對賦箴哀辭祭文十二首

敘曰曩聞諸先生緒論謂古之能文章者積學深至根極理道蘊勢繁於情性研精微於寤寐故其所作如長源浩浩萬古常流後人口哦一卷書即輕言著撰妄意希身後名浮文薄植徒取姍笑余性拙才短未嘗學問源之莫濬遑敢言文然自少壯以來追隨師友述情紀事時一涉筆而胸中抑塞磊落鬱鬱欲宣之隱亦或藉是以抒寫歷年既多碎藁叢積

夫人情莫不自愛其所有曲几敝蓋猶致惜焉況心所發之言辭乎爰手自汰擇不區散駢錄存四卷此殆顏氏所謂論擬符者耶誇炫於人則羣焉姍笑也必矣顧念文章之事日進爲貴余每自悔不於少壯時窮極闢奧今老矣恐難再進而耿耿此心尙思自勉願異日稍窺古人於萬一焉茲編特以不忍割愛也而存之何足觀哉何足觀哉光緒二十六年仲冬之月婁沈祥龍自序

樂志移文錄卷一

婁沈祥龍約齋

繼善成性論

天人之際惟一理相始終而已理具於天而承之者人以其粹然不雜謂之善善者道之體乃理之流行不已者也理具於人而賦之者天以其渾然各足謂之性性者道之用乃理之一定不易者也顧其本出於陰陽陰陽屬氣而所以陰陽者理理不離乎氣曰繼曰成氣爲之亦不離乎氣曰善曰性實理爲之也故易繫辭言繼善成性蓋嘗論之人皆知己之有性而未知性之原由於善知性之本善而未知善之原出於道於是爲氣所勝而賊其本然之性爲欲所蔽而亡其

樂志移文錄卷一

固有之善者然善也性也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發育之始萬物方生而理麗於虛其體合爲一一則絕而卽續無少間斷陰陽之所以循環也賦畀之後一身皆備而理歸於實其用散爲萬萬則異而仍同無少虧缺陰陽之所以訢合也此繼之成之功也繼卽乾言資始亦周子所謂妙合而太和之氣運焉惟和斯其善久而不息成卽乾言各正亦周子所謂交感而太虛之氣寓焉惟虛斯其性中而不偏太和太虛歸於太極而寂然不動之際善自具於物先卽太極陽動之理也感而遂通之初性常存於方寸卽太極陰靜之理也善者性之真性者善之實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大學言止善中庸言率性非亦本此

旨乎合而言之惟誠而已誠者物之終始繼善其始而成性其終故周子通書釋此義曰誠通誠復

春秋戰國人才論

人才之盛莫如成周幽厲以降王迹熄矣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人才猶未乏也顧春秋之人才未失道義特道未大而難致治義未精而難化俗耳戰國之人才但知功利而求功焉不勝其罪求利焉不勝其害春秋列國親賢並用親如鄭子產賢如齊管仲尙已其他匡君輔政猶能以義相持以道相勸戰國之世所謂賢者商鞅范雎李斯之徒賊民人壞法紀而已所謂親者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之徒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而已春秋展喜犒師賈媚人致賂皆以

樂志移文錄卷一

二

善辭命卻敵師戰國如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輩惟挾從橫長短之說傾動人主詐僞百出無補國家春秋邦交以盟誓相先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卽至用兵而爲將如卻縠叔敖必以禮讓爲本迨孫臏吳起及起翦頗牧諸人出始恃詭謀尙強力戰爭不息血膏原野雖其間人才若屈原之忠魯連之高樂毅之智似亦春秋時所罕覩然善者之少不足以掩不善者之多也蓋春秋人才凡孔子所論及者皆一時之選至戰國人才則孟子所云善戰連諸侯關草萊任土地數者盡之矣近世強鄰日偪勢同戰國而異於春秋故求使才但曰辨如儀秦求將才但曰勇如頗牧似已不知能治內始能治外春秋列國之強弱視其政之善否而邦交兵事

猶後也今之才必也如子產管仲其人庶可以救世乎不然卽有才如戰國適以速其亡耳然則求才者當知所取舍矣

夷齊叩馬而諫辯

史記伯夷列傳首言考信於六藝然如叩馬而諫事固六藝所不載而考之實未足信案史記武王受命七年文王崩十一年伐商距文王崩已五年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武王達孝豈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者若夫諫而曰叩馬則更可疑夷齊就養來歸周家舉動必久聞知况武王興兵堂堂正正非潛師襲敵不先令人知者欲諫則諫於朝可也何待乘輿已駕乃始叩馬耶叩馬二字見於左傳彼太子與郭榮叩馬以齊侯避敵出走故武王伐商非出走比夷齊所諫忠孝大

樂志移文錄卷一

三

事非太子挽駕比乃於臨行時恩恩陳說夷齊必不若是之疏至曰左右欲兵之太公以爲義人而扶去其說亦誣武王左右罔非正人豈不容夷齊啟口而欲威以兵乎吾不知所謂左右者何人而鹵莽若是乎更不知武王聞諫何默無一言乎太公與夷齊同就養於周疑必熟識何當時落落然各不相謀至此始目爲義人調停其間鷹揚尙父適類於後世圓通者所爲必不然矣故叩馬一事不待孔子未言孟子亦未嘗言但曰非其君不事而已惟其不事武王則當武王伐商時心雖不然必超然高舉守己志節而聽彼之所爲所謂不降志不辱身也如史公所云降辱甚矣吾意夷齊逃隱至餓死不悔周之君臣固未之知故曰逸民使其先果叩馬而

諫諍之不從而後去則武王於事後豈不深思其人而生當與商容之閭並式死當與比干之墓並封何竟寂寂無聞哉若謂觸忤武王屏之不顧此飾非拒諫者之所爲曾是武王之聖而亦如是乎左氏言武王遷鼎義士猶或非之韓氏伯夷頌周之興伯夷叔齊獨以爲不可夫曰非之曰不可亦祇就其心言未嘗實指其曾叩馬也史記所載其可盡信與

史記無孝惠本紀說

史記孝惠事雜載呂后本紀中而無孝惠本紀司馬貞譏之謂其全沒孝惠鄭樵亦以遺惠紀呂爲獎盜顧皆未達史公之旨史公不紀孝惠者一以彰呂后之有罪一以明孝惠之無能且以傷天下之無君也孝惠在位七年雖落落無大政

樂志移文錄卷一

四

事然廣高廟之祠徹復道之過除挾書之律明孝弟力田之舉尊禮宰相治務清淨亦自有足紀者乃呂后竟醜趙王殺戚夫人陷其子於不孝不弟使之不得爲君憂憤以死則殺孝惠者呂后也孝惠既死呂后遂稱制而哭又不哀是其先已不欲孝惠爲君故史公不爲孝惠作紀若曰此呂后志也而其罪彰矣雖然孝惠不知化其母以底於善而徒淫樂不聽政尙得爲有能耶故司馬光論孝惠亦譏其未盡子道夫未盡子道卽未合君道本紀之無宜也至曰傷天下無君者何與昔高祖欲廢太子非惡太子也惡太子爲君而呂后得專其權也後太子不果廢又謂戚夫人曰呂氏真爾主不以主目孝惠而以主目呂后高祖蓋明知孝惠之身乃是君而

非君孝惠之朝必有君而無君然孝惠究居君位者也故史公於呂紀贊中稱述其美以海內晏安歸諸孝惠本指見矣然則漢書何以有孝惠本紀蓋漢書一代之史也史記列代之史也一代之史必序一代之統緒無孝惠紀則統緒不全列代之史非專記漢故項羽可稱本紀而孝惠可缺不與漢書同也何必以此譏史記哉

漢書古今人表說代

古今人表列於漢書後人每疑其不倫表但次古人而無今人又疑其書未全此皆未喻班氏之愜班氏此表殆欲借古以鑒今與班氏見當時人品邪正不同人心善惡各異與夫政事之盛衰學問之賢否是是非非雖散載紀傳中猶未合

樂志移文錄卷一

五

而分其差等讀史者雖知其人始終本末究未知其人之當居何等也設或如其爲人亦未自知當居何等也故借論古之意立此表其意蓋謂列古人所以懸今人之定格也判古人之高下卽可持此以衡今人也如今爲君而上同堯舜爲臣而上同稷契則當居堯舜稷契之等而爲聖人爲君而下同桀紂爲臣而下同廉來則當居桀紂廉來之等而爲下愚且也學如顏孟則居上等而爲表所重學如老莊則居中而爲表所輕使今人見是表慄然有所法戒知所從違求歸於正斯吾之史旣非虛作而史官褒貶進退之職可合古今而並及焉故其序曰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後人卽今人也何必疑其未表今人耶豈亦無與於漢書耶

浙江駐防八旗殉難錄序

皇朝開國之初特命貴戚勲臣率虎賁勁旅駐防各省而浙江爲東南要區杭州乍浦皆分駐旗兵所以衛省會固海疆也咸豐年間粵賊犯浙旗兵在防者固守力戰雖老幼婦女無不執戈持戟爲國禦侮其忠義勇烈裕諸平昔而奮發於艱難之際者人人有同志焉嗚呼盛矣竊嘗論之自各省軍興以來凡殺敵致果繼之以死者所在多有而疲兵弱卒臨難苟免亦時有其人惟駐防旗兵則皆竭死力以捍疆圉此豈出於偶然哉平日紀律嚴訓練熟

國家神武開基之制度歷久未替而列聖飲食教誨之恩之深且長也況浙江大帥如瑞忠壯傑

六

樂志移文錄卷一

果毅錫武烈諸公始則奮厲擊賊終乃慷慨捐軀正氣所發懔懔乎有張睢陽顏常山風是以士卒一心相率致死未聞有一兵一騎冀免於難者於是歎忠孝固性所自有而大臣之節義卓卓尤足以鼓舞激勵之也是錄所載或陣亡或自盡或父死而子從或夫死而婦殉無小無大血膏原野可謂慘矣然而朝廷錫褒忠之典建昭忠之祠史策炳其事功春秋馨其俎豆所以扶綱常植名節者既昭垂於天壤焜耀於後世則是錄也亦足傳之千古而動人忠勇之心義烈之氣豈等尋常紀載也哉

楓涇志序

介江浙之間有鎮曰楓涇半隸婁縣半隸嘉善縣蓋兩省往來之孔道也舊名風涇鄉宋時置驛以通秀州歷久戶口日繁市廛日盛逮至

國朝人文蔚起如謝侍郎庸陳光祿孝泳蔡脩撰以臺皆以通儒膺

聖主殊眷沈進士泓以孝行稱許觀察椿以忠節著其他宗工碩士名動遐邇者代不乏人雖區宇祇此一隅而靈秀鍾聚不異通都大邑又地爲水陸所接商賈駢集田野沃饒民務儉勤戶多殷富數百年未之或易也楓涇舊無志凡分載於嘉善婁邑兩志者亦略而未備嘉慶間里人曹君相駿始輯楓涇小志後陳君宗溥續之搜羅攷訂視曹志爲詳未及

樂志移文錄卷一

七

刊行而陳君卒矣於是陳君門下士葉君世熊偕許君光埔費君澐取陳臺重加釐訂遺者補之訛者正之增爲十卷繁簡適當體例秩然足以信今傳後而攷關於兩邑掌故者甚多豈特一鎮之事也哉余昔客楓涇數載與葉君交最深因葉君而識陳君曾共商榷此志兵燹以後滄桑變易而朋舊亦大半凋謝矣今幸諸君子拮據鉅細勒爲成書傳示久遠他日放棹白牛塘上重按圖經訪舊蹟欣然歎閭里復舊風景不殊而人心風俗常敦厚焉是則讀此志者之願也夫

葉氏家譜序

葉氏本吳中望族宋元以來譜牒具備明崇禎間有諱華南者自吳江葉家帶遷居青浦之蒸里是爲遷松始祖八傳至

曉山先生諱奕良始輯支譜卽吾友培卿學博世熙之考也距今四十餘年族益蕃盛培卿乃就前譜詳攷世系增列世傳以其書示余而請曰昔周武王母弟聃季食采於沈因以爲氏至春秋時沈諸梁爲葉公後人更以葉爲氏始自別於沈然則吾與子之先皆出自聃季者也況子交吾家諸人久知之詳者莫子若請以一言弁其首余謂族之將大也其始必由積累而積累之厚不外石林譜序所云強爲善而已余昔與培卿交又課其從弟梅閣讀書見其家敦孝弟族之人類皆仁厚有長者風未嘗不歎羨今觀是譜所列諸傳更知自始遷祖以下累世行誼惟善是務所守者忠信不染習俗澆漓也所重者農桑不慕世途榮利也勤以起家儉以保世樂志移文錄卷一

八

珠懷玉韞潛德未耀至培卿始爲邑諸生梅閣始登拔萃科通籍爲校官而培卿次子理封又始登賢書後之讀書繼起者方蒸蒸其日盛於是知一時輝華赫耀者之不足慕而先代流澤之長詩書禮義之所以遺其後者久而無窮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葉氏有焉尤願其後之人永守此意也

楓涇沈氏家譜序

自魏晉六朝以閥閱相高故家大族皆有譜牒而我沈氏尤以文章功業著望於吳興之武康觀南史沈約傳首列自序溯源於臺駘肇氏於沈國由秦末至劉宋祖德宗功紀載詳備卓赫哉吳興之沈在隱侯以前已久盛矣厥後瓜絳椒衍支派日繁元時有子誠者隱侯二十九世孫也是爲楓涇沈

氏分支之祖子誠四傳至英明永樂中始遷松江遂占籍焉英之孫產嘉靖中始居華亭之楓涇其譜則始纂於產之曾孫國柱時崇禎八年也

國朝自雍正至同治重脩者六而子姓蕃庶今又待增纂矣於是子誠之十七世孫森合舊譜統脩釐爲八卷凡世系之先後爵位之崇卑生齒之興替家墓之阡原與夫誥勅誌銘及先代著作一一詳紀俾後世得以考其實又其先代有聞人觀所載志行足令子孫明禮教勵學行而油然而生孝弟之心吳興望族不又分盛於楓涇哉吾家八世祖自河南避兵遷松時遭鼎革譜牒失傳明季以前世系不可復攷八世祖後之譜近始纂輯而缺焉未備時用心疚今是譜也體例嚴謹信而有徵用以昭示來許而念先猷繩世德焉或非吾家之所企及者乎

卷一

九

顧次園梅軒詩錄序

光緒戊子仇竹屏太史以次園顧先生詩錄示余且曰先生以名諸生隱居奉賢之蕭塘風格高峙淡於榮利工吟詠道光中卒年七十餘矣詩藁藏度久其里人范純舫明經將謀付梓請爲之校訂蓋太史少時嘗館顧氏與先生晨夕倡和者也先生之詩瀏然以清沖然以和油然得性情之正凡山林之樂田野之趣一一寓諸歌詠而襟靈之雅淡見焉集唐五七律則如組錦繡如衡燕雀視鄉先達唐堂黃氏香屑集蓋無多讓卓哉其可傳也吾郡乾嘉年間類多詩人隱於林

泉怡情適志所託者正不尙奇衰也所務者真無取僞謫也風氣之醞讀其詩可以想見乃自數十年來時事日非士皆習於詬謫橫議起嫵隅巒語競詡新奇求所謂嘯歌自得聲出金石久已寂寂無聞風雅衰息亦足以見世道人心之不古能如先生者誰哉爰取先生所作編爲二卷歸諸其家越數載始刊而傳之時仇范兩君已先後歸道山矣余爲序其大略弁諸簡端光緒二十二年春三月也

仲鄂夫泖濱草堂詩序

寒蘆洲小獨樹村深山遙送青水靜環碧秋風一櫂借鱸名鄉夕陽半谿呼鷗割宅此其境與詩宜銀艾不擾其夢珠樹特輝其才花徑書閒來惟舊雨茅廬夜冷織有老妻撫素琴樂志移文錄卷一

以寫懷酌濁酒以陶趣此其情與詩宜若我友仲君鄂夫者靈襟浣雪激性淪泉遠扇宗風樂志著論少擅辭翰唾地成文味道腴於董帷蘊藻思於江管亦嘗屢提毫素忙到槐黃而美玉難沽明珠不耀遂迺棲蹤泉石戢影田園王維輞川李愿盤谷門對三泖水拭鏡而空明家鄰九峰雲展屏而高下塔影則一枝入畫荻花則萬點搖秋樂是幽居得少佳趣焚香而披卷軸對酒而話桑麻菰飯純葵煙邊香飽藥鑪茶竈風外神怡或槳打寒潮漁灣釣月或筇支細雨樵徑搜春其情之高曠也如此其境之竊篠也如彼宜乎詩懷內結獨賞風流古意外宣自成馨逸也夫蘭生空谷雖無人而自芳鶴鳴平臯因在陰而特遠今鄂夫冷趣相洽俗氛罕交故能

託興於蕭寥造音於幽窅采采流水霏霏白雲儲光義詠到田家杜少陵吟成秋野拾無香草而悵悵述情掃盡狂花而和平協旨此可謂聲理有爛性真永暉矣余與鄂夫早訂石交夙聯霞契煙嵐可望葭水非遙而長笛一聲山陽感舊新詩數卷篋底閤音蛩絮月而空涼雁橫颺而欲落敢忘前諾爲定敬禮之文言念故人爰作士安之序

嚴芝楣薦葦感夢兩圖題辭序

光緒乙未之春余與嚴君芝楣邂逅於滬濱樽酒晤對其神穆然以靜其氣藹然以和旋出薦葦思報感夢吟兩圖題辭屬爲編校且曰某不幸襁褓失恃先大母以養以教以至於成人服賈淮徐而大母遽見背不數年先府君與繼慈又樂志移文錄卷一

先後棄養生不能竭力侍奉沒不獲親視含斂劬勞莫報抱恨終天作此二圖藉寄悲痛承諸名人題詠積久盈卷願刊以示子孫并志吾罪焉嗚呼君真能追養繼孝也已未俗倫常虧失親沒而漠然若忘者有之能如君感念罔極惓惓孺慕以終其身耶聞昔君家遭寇難諸弟及猶子半陷於賊君百計援救出次第爲謀生業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殆無愧辭君具經世才賊亂時練兵衛鄉里後督海船轉粟京師積功官二千石而董上海商局最久宏規巨制多其手定海疆不靖深籌至計商政晏如然則君之行事足以顯揚其親所思所感亦可以稍釋矣乃猶對斯圖而恤焉若疚也其至性過人視劉殷王裒爲何如乎

顧氏二女割股圖序

顧孝廉芷卿以其兩妹割股圖示余曰吾母之病也大妹割股以進病尋愈明年復病次妹亦然請爲文序之自來論割股者以爲事非中庸或然或不然然余觀侯氏朝宗割股議有云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至哉是言今顧氏以二女子先後爲此毅然如出一心至誠所激雖瀕於死不顧夫不顧身之死以冀親之生則其平日孝於事親又奚待問耶忍以中庸苛繩之耶中庸言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所以責士君子乃士君子一遇艱險徘徊顧望往往漠視君親無論中庸不能即白刃先不敢蹈而反以中庸之道責女子何其惑與嗚呼世道衰微古所謂樂志移文錄卷一

主

蔡梅茵先生夜吟圖序

秋心寂寥夜氣騷屑月印窗白鐙搖几紅中有幽人獨永吟趣浩浩天賴振其襟靈茫茫古懷鬱爲符采繪夕景於斗室騰宵光於絳毫此蔡梅茵先生夜吟圖所由作也先生香山吟侶洛社耆英借風月以娛神潛林泉以樂志杜陵老去詩律益精薛華醉歌風格自健素琴暢其逸韻白髮添其高情每當更折寒鐘響答垂頭之童已睡話雨之客不來未嘗不託嘖興謠窺奇索句眾音既寂而英詞鏗其聲塵夢常

清而鮮葩吐其馥乃自音容久杳烽火頻驚海上琴聲蛟波同逝篋中畫本鴻雪忽消詰嗣南沙愴念徽音重輝圖繪屬疏短引因憶前塵小友之呼時隨杖履忘年之契曾錫瓊瑤倚風釭而聆言疊星句而屬和而哲人其萎舊夢難尋聯東閣之吟空抱西州之痛展圖重玩感慨係之矣

王夢洲園林懷舊圖序

夫山陽思舊向秀作賦下邳感舊章莊題詩顧惟情慨滄桑心愴琴笛悵荒邱之衰草淒淒虞淵之寒冰縱惻神魂罔關堂構若乃徵君宅廢高相門荒掃秋庭則霜露含悽游春畹則蕙蘭瘁翠舊時燕子巷問烏衣故國王孫堂尋綠野追求往景特寫幽思如王君夢洲園林懷舊圖尤足稱述已君蘭雪樂志移文錄卷一

主

雲初瑁湖華胄六朝閥閱家多聞人七葉貂蟬門承通德言念第宅舊有園林臺榭幽邃豁清美陸氏古蹟池鄰養魚谷陽勝地灘近唳鶴君自齠髫游釣弱冠詠瞻輪奐而誦先芬撫桑梓而思手植衛公已往留樹石於平泉鄴侯云遙富卷軸於插架蓋數十年前事也特以洛陽園囿興廢無常彭澤庭柯凋零已久更經兵燹悉化劫灰遂至草沒頽垣苔枯斷砌秋聲館圯月冷蛩鳴春盎齋空花殘鳥喚對茲搖落能不歎歎尋舊夢而長謠繪故居而入畫子山家世但賦小園康樂詩篇自述祖德恤恤乎思深哉雖然明德之後有達人繩武之床在賢裔他日子孫濟美門第益昌振珠樹之餘芽纘金鼎之遺緒更築謝公別墅地枕林泉重輝章相舊廬

門列榮戟此圖殆卽其左券也

勞東草堂人日雅集圖序

光緒四年正月七日同人宴集於勞東草堂密爾舊雨冷然春風掃積雪而班坐倚寒梅而索笑蓮社選勝雅騷雜陳蘭亭開筵少長咸集主斯會者竹屏仇先生也先生金門舊彥玉圃宏才文章有神名煥日下純鱸入夢情馳江東泉在山而益清雲歸岫而自淡彭澤高致惟樂琴書蘭成小園別具邱壑交締高李簡折鄒枚裙屐萃於蔣徑樽疊列於孔座燕笑之際鬚眉皆春酣醉之餘乾坤亦古洵可樂也昔者南皮清游詩歌韻其事西園雅集煙墨輝其緒莫不瑩發靈囑默契幽情今先生棲志霜崖怡神月窟花間命酒極雲霞之歡

樂志移文錄

卷一

志

物外題襟洽林泉之趣相與據石敲句呵冰濯毫同賞風流自成馨逸高適詩就寄諸草堂龍眠圖成藏之畫簾則是會也較之蓬池斫膽瓊島宴仙合酒龍詩虎之豪飫玉飭金盤之味不更澹然而韻翛然自得乎獲陪末座屬綴弁言醉墨淋漓既賞諸酒畔奇情曠遠更見於圖中爰誌鴻泥用附驥尾縉毫甫吮濃花爭開

跋京氏易傳

漢京房易始言飛伏者往來隱顯之神也飛爲已往伏爲將來案朱氏震漢上易傳云說卦巽其究爲躁卦例飛伏也巽伏史記律書云曰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言復卦初爻之伏巽也蓋飛伏之例乾坤互爲飛伏震與巽坎與離

艮與兌亦互爲飛伏此卽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由一世至五世相從相包如乾宮姤遯否內伏乾外伏坤觀剝內外伏乾游魂晉則外伏艮內伏乾歸魂大有則內伏坤外伏乾他宮以此類推飛伏以世爻爲準如乾卦與坤爲飛伏居世陸注壬戌土癸酉金姤卦與巽爲飛伏居世陸注辛丑土甲子水是也火珠林錢卜之法凡飛象無用神則觀伏神或飛爻用神衰絕亦兼察伏然近世錢卜諸書惟程良玉易冒所言飛伏與京易合其餘則於游魂外卦皆誤伏本宮顯背京易而人多不知宜其占之少驗也夫

三輔黃圖跋

樂志移文錄

卷一

志

三輔黃圖六卷蓋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闕輔者著於篇也闕輔本周之舊都當文武時風俗樸質君民節儉未聞土木時興崇大其宮室至秦皇驕侈漢家富阜往往殫財力以營游觀之所而宮殿園囿遂日有增益制度之壯麗服用之繁侈觀其所紀隱然寓時勢遷流之感焉故其書雖記秦漢而兼及周之靈臺靈囿靈沼及辟雍明堂者蓋謂靈臺靈囿詠於雅詩辟雍所以施教明堂所以布政周之營繕惟此而止非若後代之奪民力侈君心也讀是書則可知周德之所以盛與秦漢之所以衰豈徒識其規模一朝之掌故已哉余嘗謂三輔之地自唐建都後數千年來王氣消歇微特秦漢舊基鞠爲茂草卽唐宮遺址亦久湮沒莫考

昔所稱天府雄國今則民俗衰弱閭閻貧瘠而函谷二嶺之阻褒斜隴首之險蓋亦未足盡恃矣後世帝王如以爲三成帝畿而議建行宮其能法成周之制而希績於文武乎秦漢圖志何足多述

書李德裕傳後

予讀唐書李德裕傳歎其雄才偉略足以控制蠻夷特惜見沮於牛僧孺也夫唐之有南詔吐蕃猶漢之有匈奴也屢盟屢背狡詐無信亦如匈奴請和而仍入寇也非大振兵威奪其險而制其命安肯俯首帖服耶乃昔徒隱忍與之和者邊師之才不足以治兵故苟焉以出此耳迨德裕守西川繕甲兵築城堡深謀遠慮每以韋皋與蠻結好爲非策而矯革其樂志移文錄卷一

去

所爲於是羣蠻震懼吐蕃將悉怛謀遂以維州降維州據山臨水形勢險要吐蕃所恃以負固而漢地入兵之路也韋皋悉銳爭之未得者一旦得諸降將此機會之至難遇而功之至大者也乃僧孺爲相僅因區區私憾力沮其謀命返降將事敗於讒口功隳於垂成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可慨也已原僧孺之言以爲中國禦戎守信爲上返之以信所盟不知盟者下策也向惟不能戰而與之盟欲信所盟遂歸其降抑知蠻夷之不可以信結適長其氣而益其驕耳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彼何嘗信於盟約而謂我必守信乎悉怛謀來降德裕曾與之立誓既恐失信於吐蕃獨不慮失信於降將而絕向化之路乎此實僧孺

欲報私憾忍而爲此而不知害國家亦甚矣哉蔡州之克也李愬之功裴度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狄青之功龐籍實成之無他不居中以牽制耳向使德裕無僧孺之沮任用悉怛謀分川兵以扼維州進規合水雞棲等城則河隴之地可以盡復山西八國皆能內屬吐蕃必窮蹙奔竄稽首臣服而後所謂盟者乃始可以信惜哉有德裕之才略不克遂其志也然則國家欲控制蠻夷固貴將之得人尤貴相之共濟觀德裕維州事可鑒也

書石介傳後

嗚呼學人文字之禍亦何所不至哉論語曰言寡尤詩序亦曰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夫云寡尤云無罪正以樂志移文錄卷一

去

明罪尤之易蹈也觀石介聖德詩可見矣以介之學問深博名譽隆盛意其所言必爲人所信服而是非之當議論之公自足以勸懲當世然而幾釀巨禍者何哉直而太激故也自來過直之言君子所服小人所忌過於直而顯然褒君子貶小人於君子固無所加小人則因羞成怒因怒成謗即借是爲口實中傷君子其究也欲貶小人而小人反得志欲褒君子而君子幾見害又何益乎聖德詩不過褒貶太顯耳後夏竦欲害富弼即指此詩以起事竦固不足責爲介者無亦昧於主文譎諫之旨而發憤爲言其與古之寡尤者異耶夫介賢者也而文字之貽禍且如是然則世之不及介者不更當知所慎哉

書魏徵十漸疏後

人君失德未有不起於漸者也開創之初經營天下奮然能勵精圖治迨大業定諸難平其心乃稍稍縱恣而衰敗之機卽寓於盛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英主不能免此易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杜其漸乎今夫山陵之高非忽然崛起也必積累而漸上焉川谷之卑非忽然顛陷也必疏濬而漸下焉漸上不止必致喬嶽之崇漸下不止必極幽泉之深人君亦然凡內而性情外而政事漸進於善則治漸流於惡則亂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而亡要皆成之於漸也以太宗之聰明神武身致太平豈願自虧其德而至於不克終耶然而人心易怠而難察人欲易縱而難防不善之起其幾甚微樂志移文錄卷一

大

馴至於不可遏止故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漸之不可不防也如是不然太宗卽位以來亦旣孜孜求治矣貞政之初至十有三年爲時未久乃所爲已大不如前況歷時愈遠其漸有不愈增者乎太宗爲三代下令主而徵之所言十漸乃深切可慨若此然後知克終令德惟古聖王能之耳觀文王之純亦不已成王之無敢昏逾罔不防惡於未萌守善於至久故能立數百年治平之基豈若唐之一再傳而卽有武氏之禍安史之亂哉

樂志移文錄卷二

婁沈祥龍約齋

答仇笏東太史書

昨誦賜書猥以今年大比命理舊業更赴省闈情意甚盛顧此猶未喻龍之志願而辱承勸勉也龍聞駑馬雖駑莫追騏驥燕石自炫難混圭璧者以其材質不侔也選除不可使俯威施不可使仰言各有所病也龍才薄學淺科舉之藝尤鮮致功向者應試誠不自揣量冀僥倖於萬一耳乃屢戰屢北始知所挾者旣不足恃而寥落不遇更命使之然尙敢伸眉攘臂爭此不可必得之事耶昔卞和獻玉屢刖其足而卒邀賞識者玉本可寶也若非璞玉其可以數數獻乎龍向事融齋先生獲聞明訓以爲學問之道務求其大區區科第何足重輕又謂命之窮達不可以智力爭龍今年五十有一矣才力愈退文字愈荒命也終窮知之已久夫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員之用故士有鏤迹銷聲甘遠榮利而世不非笑者惟能葆其質而用之適宜也龍雖不敏亦願披典籍考金石高臥風月徜徉山水彈琴詠歌怡養性情更舉曩所聞於師者砥礪克治期於寡過而已其他復何求先生早踐清華旋隱泉石介然之志翛然之趣眞在天際固龍平昔所仰企者也是以持此片言輕枉清聽此後引我於高邈之境相與觀造化之大全心志之眞其惟先生乎春杪將歸書不盡意

答邱執甫書

承詢漢書藝文志書家云古文讀應爾雅案此卽後漢書賈逵傳所謂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也蓋古文繁重難識孔安國改古爲隸而定其字音通其訓詁如古文禹貢均于江海鄭注均讀曰沿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曰散是也一證諸史記史公尙書之學受於安國史記所引多古文說而適合於爾雅如爾雅云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故庶績咸熙作衆功皆興克能也諧和也故克諧以孝作能和以孝一證諸說文說文引尙書猶存孔壁古文之舊如八音克諧爾雅古諧字泉咎繇泉古暨字繇類于上帝繇古肆字此皆不肯爾雅諧和也暨與也肆故也之訓至教胄子作教樂志移文錄卷二

與蕪湖諸友書

自別中江卽度申浦蒼波無極白雲漸遠乘風鼓柁越日抵

二

家妻孥迎門笑口忽啟朋舊造室離情其訴甫埽荒徑旋等醉鄉斗酒之藏謀諸老婦盤飧之饋喜有鄰叟適逢登高正合遊賞青山在望黃花無恙言念吟朋悵隔遠道因思曩日每約諸君等秋驛磯題句緒嶺前塵猶在幽夢時結入冬以來杜扉習靜卻軌避俗紙窗日暖草閣風清爰發行篋略訂積藁羽陵朽蠹鋸無香屑竹素叢殘搜乏奇采本宜醬瓿高覆藩溷立投迺猶勞瘁紙墨什襲勝帙燕石之藏敝帚之享見嗤大雅豈不自知夫蛾眉蘊美定匿閨闈嫫母忘醜反耀翟裼故內乏學詣必外冀聲譽僕所著撰原未能爭推鴻寶見重雞林敢炫藥飾取媚世俗祇以長吉唾地曾竭心肝彥和雕龍願質師友不復藏拙且悉錄存他日敬禮小文定其樂志移文錄卷二

三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取去士安一序增其光寵尙未卜屬誰也短晷更促朔風已號索居孤囁輒懷知己江水迢遞臨穎神馳異域羈孤尺書遠錫尋繹語篤愛夏多箴勉之語感深次骨僕聞丈夫處世首貴立功傑士翊運詎甘亡命是以際會風雲攀附鱗翼俾勳炳於彝鼎名光於竹帛者計之上也憂讒畏譏履危救死鋌鹿走險冥鴻避弋淪棄異邦重增點辱者策之下也舍上趨下前壯後劣望望然去而不顧如來指所責則非僕之迷謬忍而出此者也僕昔事齊帝待罪江州體清素之操執堅硯之志固欲宏濟艱鉅保父家國值新主龍興禪受天位元勳佐命皇綱更維重鎮嚴疆向風從化僕

感念先朝隆遇追惟明帝舊恩舍命不渝誓死以報而天戈所指眾情先驚加以賤息虎牙幢主蘇隆一旦傳宣新命許備方岳身非木石豈竟無情遂遇顛顛軍前牽羊城下管仲射鉤脫囚於堂卓嚴顏斷頭委身於昭烈伏惟主上神威橫被四表彌綸八極天人合應士庶歸心僕何人斯亦得冠元冕腰朱紱交無代邸之舊賞同京城之大戴恩山重夙夜祇祗期免罪戾於將來宥愆尤於既往何圖蒞州未久疑忌忽生參軍書佐屢命更易兵事民政漫加抑制等其儼端正由讒佞媒藥姦險煽惑耳僕一介武夫罔知所措左右親近皆懷不平況前有伯倫執爨登陴相拒後有王茂卷甲動地忽來前後受困進退維谷不得已間道避誅越境免死去父母

樂志文錄

卷二

四

之邦入夷狄之國夫伍員背楚而奔吳樂毅辭燕而適趙豈其樂事他姓自趨歧徑哉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也僕託命穹輅於今五年望故國之山川思江南之風景未嘗不潛焉出涕時冀生還昔盧綰陷胡孟達羈魏常思去匈奴而歸漢據新城以還蜀僕雖不肖亦蘊此情然猶徘徊虞庭未能自拔者深恐莫諒誠心追論前咎戮梟臣以聲鼓並妻子為鯨鯢耳今奉德音開示去就導朱鮪張繡之前軌鑒姚泓慕容之覆轍并聞聖朝屈法申恩責功赦罪函之如地蓋之如天區區私忱獲賁有路誠得蠲其小忿予以自新出諸鼎鑊之中置之衽席之上行將洗滌肺肝收召魂魄率壽陽之衆歸建業之都自拘司敗以待膏斧倘藉足下之德荷主上之恩

解網法寬納川量浩比晉文之用勃鞞擬漢祖之封雍齒俾僕回奉本朝獲枕邱首則履厚戴高永無涯涘生死肉骨長鏤寵榮已遲會匪遙書不盡意

示學塾諸生

諸生姿質淑謹年力強富趨侍函丈研究載籍彬彬乎咸思滌心性炳文采鉅材令器始基於茲夫學問之道淺嘗則淡久饕則飢粗涉則易精求則艱故仁者後獲必曰先難古之學者博觀以宏其趣約取以要其旨熟習以暢其機敏求以奮其力貞之以恆貫之以一漸漬德禮之淵棲息道藝之域使之性充情約理達惑解怡然信君子之當為名教之可樂也聽黃鍾之音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破褐

樂志文錄

卷二

五

之陋涉往聖之訓然後知不學之困凡學多端首在大本道闡天人心希賢聖居仁由義資忠履信大本之謂也本之不務病在怠肆大學則言致知中庸則曰篤行知行交勉循序漸進如持明鏡鑒焉乃睹如仰高山陟焉乃上久久自得已故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又曰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雉之必獲也顧其要端尤在立志志者學之輿也行遠無輿舉足即盡為學無志聞教必倦志向既定才力自擴賜以達進參以魯得志均而成功一也余本寡學強顏為師諸生既負笈來游欸門問字必能神理其契詩書爭肄兢兢孜孜時勵正業庶幾就深闢徑極遠啟疆內體性道外裕經濟以增吾黨之光稱

儒林之盛若乃攷索名物發摛義理擷百家之華實鼓六籍之筆簞作爲文章猶屬末藝然根茂者枝盛源深者流遠彌綸羣言研精一理闡明經旨貫徹史事亦必有其本也願諸生先本後末戒虛課實毋蹈詭異之弊毋貽掄陋之譏除放浪之惡習主敬靜之要愼則功可日進德可日新無學不就而無教不益焉諸生勉旃無斁茲訓

送郡守陳公序

曩讀漢書循吏傳每疑西漢吏治近古多良二千石乃班史所載綜二百餘年落落止六人焉何其寡歟及觀近日爲吏往往因循職事期免罪戾裕財賄視教育士民飭厲文學每以爲迂至於農桑之要河渠之利盜賊之害更若無與於己

樂志移文錄卷二

六

然後知循吏之首列文翁以其始振文教爲難能可貴也他若務耕桑有黃霸弭盜賊有龔遂開通溝瀆有召信臣其政皆利及百世故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是豈一時能多觀哉而今乃見諸吾郡太守陳公由名翰林出官江蘇光緒丙申來守松郡首務興學造士擴興化劉先生祠爲融齋精舍建學堂構藏書樓月課郡之才俊拔其尤俾入肄經史性理士風不變庶幾文翁又慮水利之久廢也督民次第疏濬更籌金以計久遠郡素無蠶桑利下令墾地植桑以開風氣有大猾數人賊害遠近吏不能詰立禽治之其他政教類此此殆兼襲黃召父諸人而無愧漢之循良乎顧班史又言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將久迺服從其教化公攝事

一年設施未久民早翕然服從不尤難歟特惜公之遽去也公在郡嘗繪泖峰宦隱圖以寄志然考漢時二千石多不次徵召入爲公卿方今時事孔殷君相仄席一旦屬公大任宏濟艱難則功業炳烺豈僅一郡之歌頌已耶胡先託言宦隱耶故書此以贈公行

送華邑侯童公序

曩者興化劉先生講學於上海龍門精舍英才薈萃而我米孫童侯實爲先生入室弟子先生之教兼體用該本末處期其有守出期其有爲門弟子咸飫聞師訓米孫尤拳拳服膺罔敢失墜往歲來宰華亭慈祥勤愼日與邑之士大夫講求利弊悉力興革治績顯顯民皆能道之而米孫之心常欲然

樂志移文錄卷二

七

不自足也其心蓋欲舉劉先生之教一一達諸政事以盡蘊蓄而宏德化乃期年之中設施未竟受代者已至而米孫行矣民聞其將行也商者相與歛於市耕者相與囁於野士之能文章者相與太息歌詠爲詩文以獻咸曰慈父母遽舍我去我復何賴哉余嘗慨近世爲宰者素無詩書以澤其心而機變百出又盡汨其所固有戚戚焉日夕注念惟此自肥之計而於民事漠然也一旦去官其橐中纍纍足誇炫妻子乃民視之則如豺虎蛇蝎之遠去其境以爲快以視米孫之行相去何如乎米孫臨行議建劉先生祠於華亭更擴爲書院令學者景仰私淑奉先生之道而無溺於俗學焉其用心抑何深遠耶余與米孫同師事劉先生有年交誼最篤故於其